

林成西 许蓉生 著

遠東大受降

命运的选择再次降临中国
全新的格局正在远东形成



日本天皇
裕仁宣读
停战诏书

青海人民出版社

林成西 许蓉生 著

远东大受降

青海人民出版社

1995·10·

(青)新登字 01 号

责任编辑 吴亚春
封面设计 梁 伟
版式设计 黄汉庭

《远东大受降》 作者 林成西 许蓉生

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宁市西关大街 96 号)

新华书店经销 成都印刷一厂印刷

开本:850×1168mm1/32印张:16,插图8字数:40万字

1995年8月第一版 1995年8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0000 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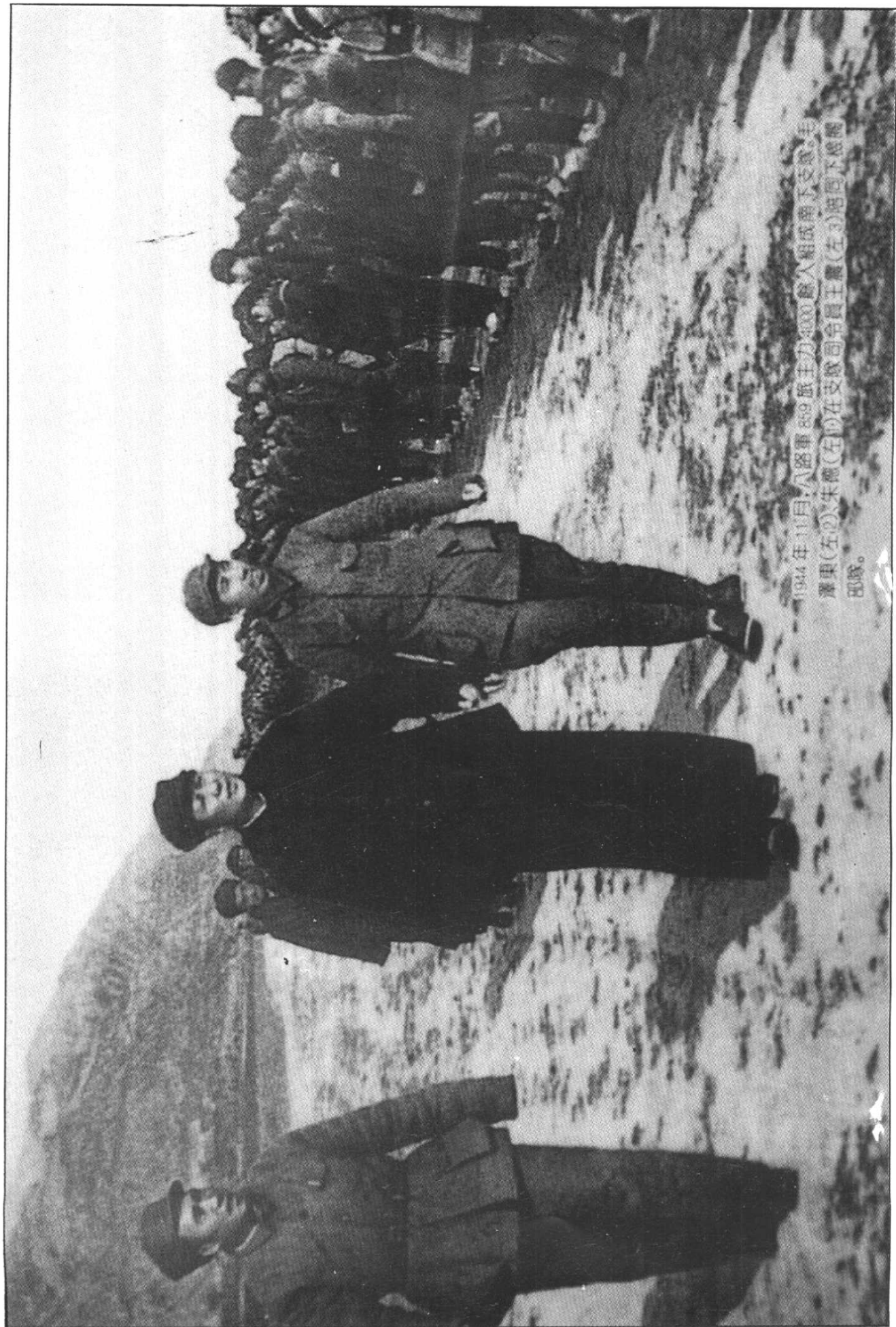
ISBN 7—225—01102—2/K·91 定价:19.8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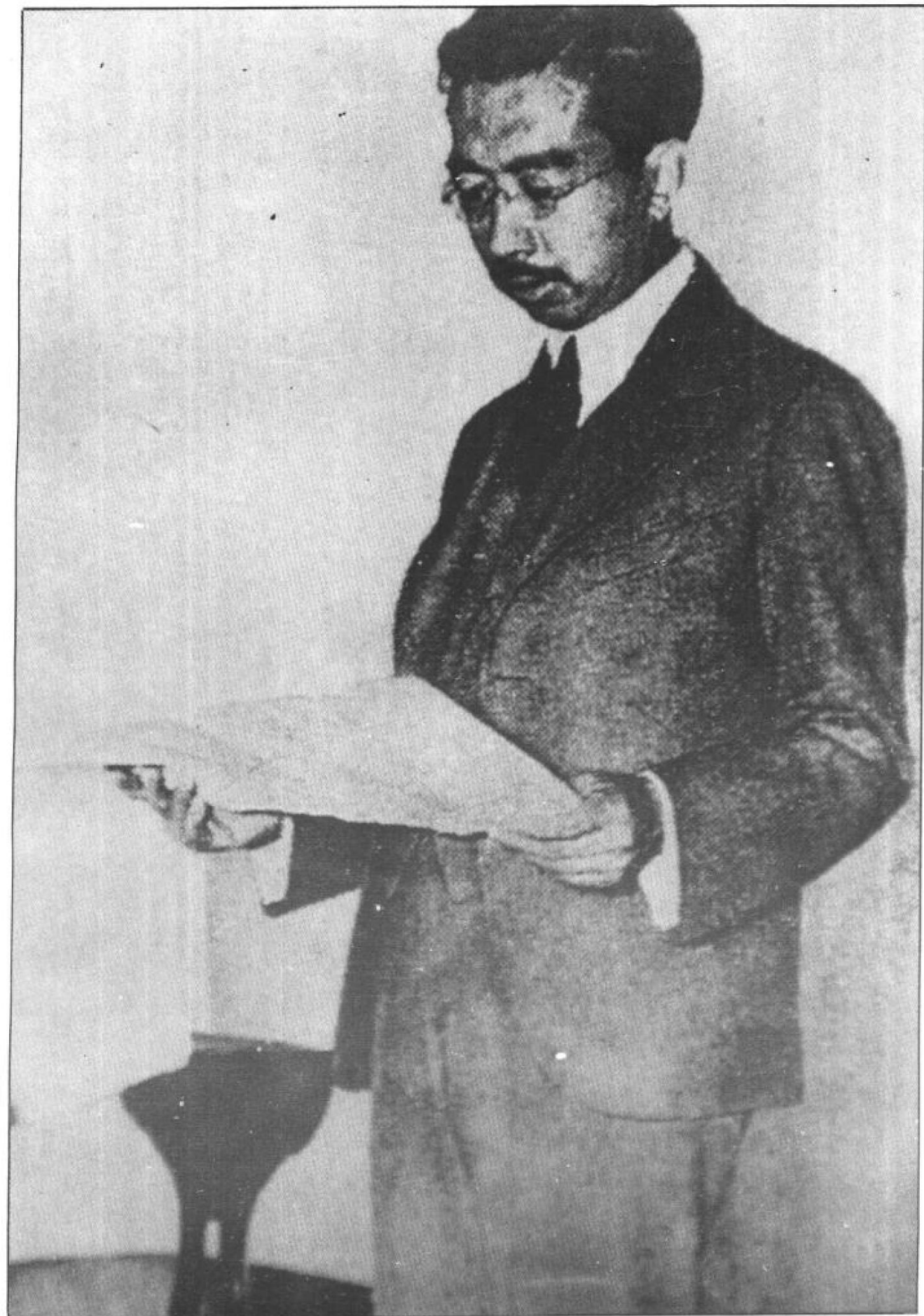
图 1 侵华日军屠杀我同胞后的狰狞面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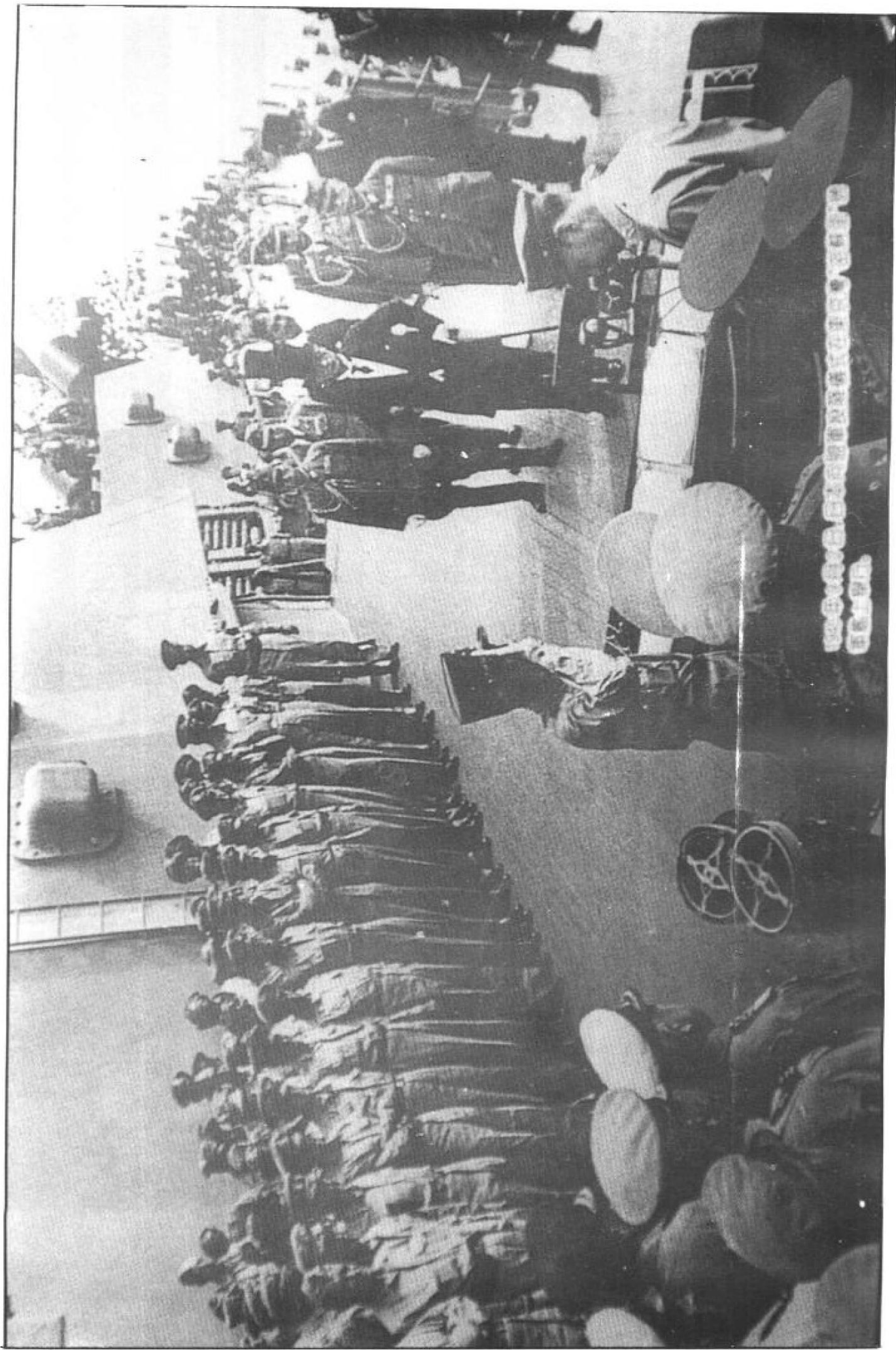
图 2 日军随意砍下中国人的头颅。



1944年11月，八路军第89旅主力4000余人组成南下支队，毛泽东（左②）、朱德（左①）在支队司令员王震（左③）陪同下慰问部队。



日本天皇裕仁宣读停战诏书



1945年9月2日，日本向盟军投降仪式在东京湾“密苏里”号军舰上举行。



图1 1945年8月21日,侵华日军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一行4人,飞抵湖南芷江向中国军队洽降。



图2 在湖南芷江的洽降会上,中国陆军总部的代表向日本侵略军的代表今井武夫一行训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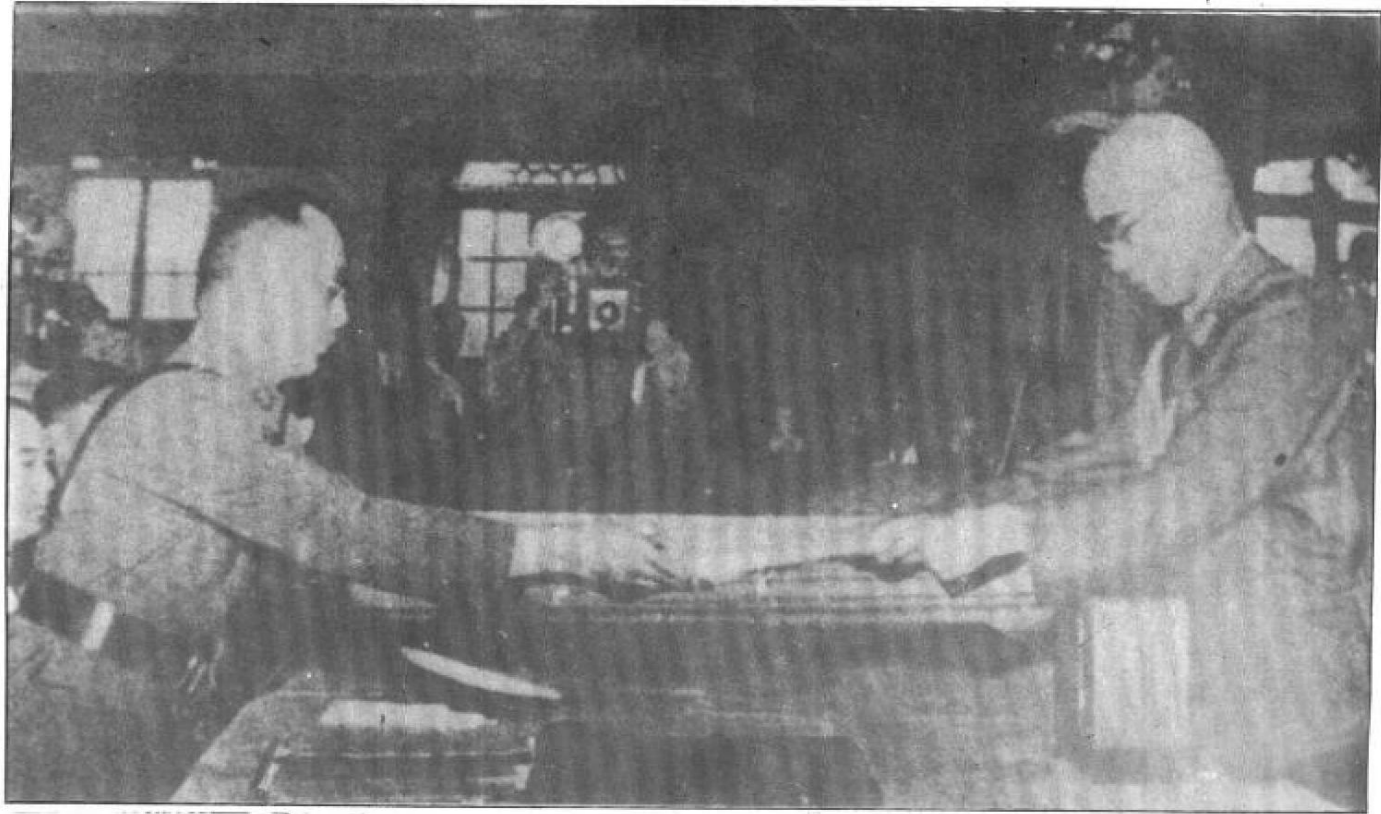


图1 受降仪式上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向中国战区陆军总司令何应钦递呈降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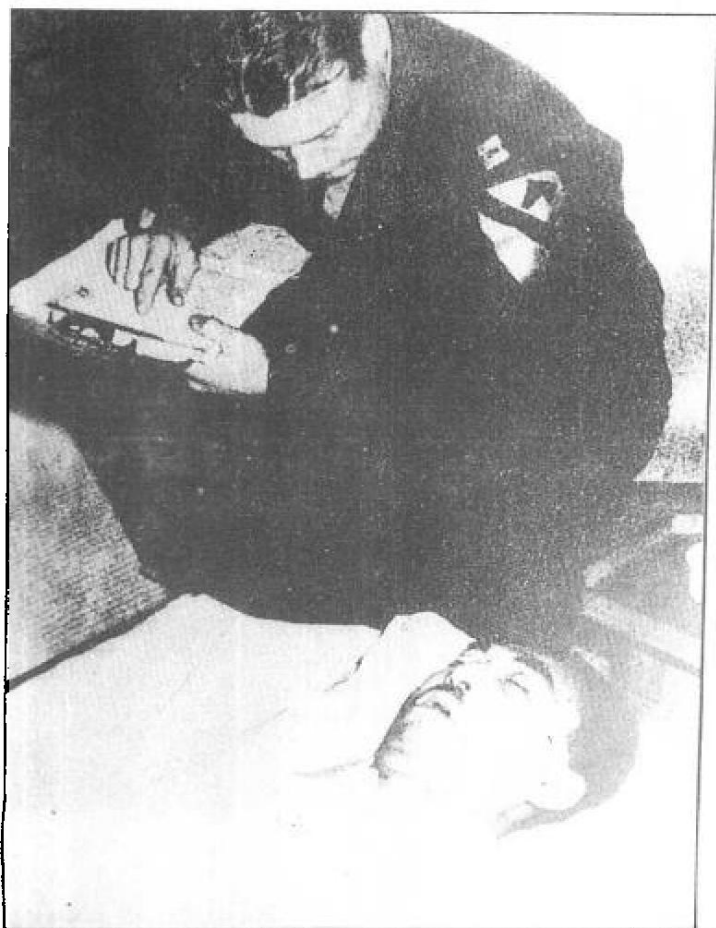


图2 前日本首相近卫文磨服氰酸钾自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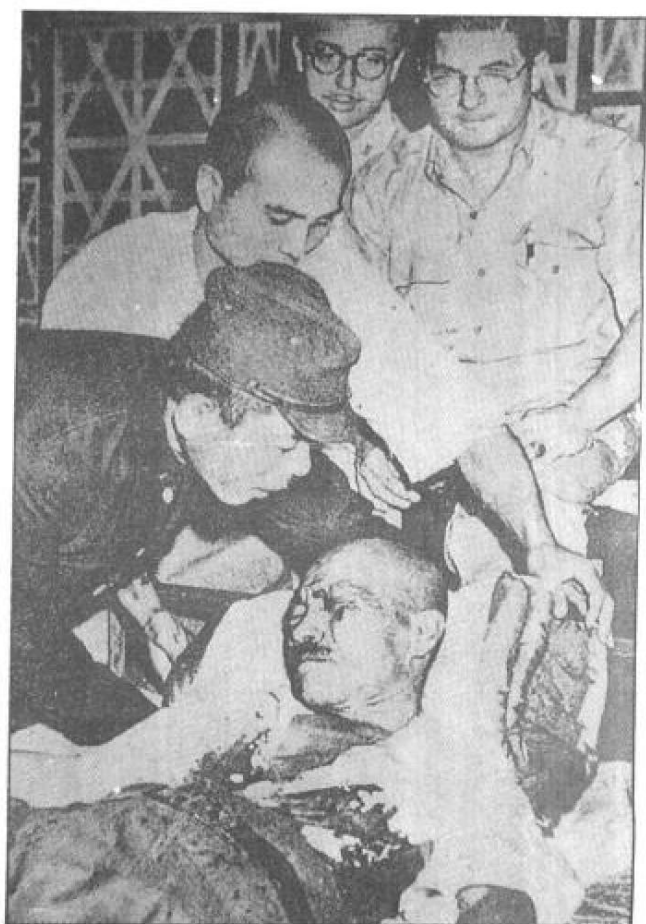


图3 曾任日本首相的东条英机用手枪自杀未遂之状。



图 1 在被告席上受审的前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



图 2 日本战犯在太原特别军事法庭上痛哭流涕,表示认罪。

毛泽东在北京会见日本首相田中角荣。

内 容 简 介

1945年日本投降前后，中国面临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抉择，远东战略格局将重新组合。

围绕远东受降，各种政治力量激烈较量。国共之间、中日之间、中美之间、中苏之间、日美之间、日苏之间、美苏之间各种矛盾斗争错综复杂。毛泽东、蒋介石、罗斯福、斯大林、丘吉尔、杜鲁门等领袖人物运筹帷幄、纵横捭阖。历史的万花筒异采纷呈，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给。

罗斯福与斯大林达成幕后交易，将中国的权益私相受授，外蒙脱离中国独立。

少壮派军人闯入皇宫，竭力阻止日本投降。

蒋介石仗恃美苏的外交支持，企图一手垄断受降权利。

毛泽东针锋相对，寸土必争。数万八路军扮做难民昼夜兼程挺进东北，抢先夺取战略要地。

本书既有对动人心魄的重大史实的鸿篇营造，又有对鲜为人知的历史内幕的细腻描写，气势恢宏，笔法生动，全景似地再现了这一重大的历史场面。

F021/28 7134577

暮鼓寒鸦

伪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躺在一口巨大棺材里面。

汪精卫僵硬的尸体上穿着一套笔挺的“新国民礼服”，脖子上挂着一枚菊花大绶章，那是他在1942年前往东京拜见日本天皇时，天皇赠送给他的。

这个在中国政坛上活跃的近四十年的风云人物已经走完了他的人生途程，到了盖棺定论的时候了。

1944年11月10日，61岁的汪精卫死于日本名古屋帝国大学医学院。

其实，早在六年前，当汪精卫从重庆出逃，在日军占领下的南京成立汉奸傀儡政权之日起，在国人的心目中，汪精卫尽管还没有盖棺就已经定论了。

从一位慷慨悲歌的反清志士，到孙中山遗嘱的起草人，到国民政府主席、国民党副总裁，最后堕落为不齿于人的汉奸卖国贼，这就是汪精卫的人生轨迹。

清朝末年，汪精卫与喻培伦、陈璧君等人在北京共谋刺杀摄政王载沣，事败之后汪精卫被捕入狱。在狱中，汪精卫写下了《被捕口占》五言诗：

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

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诗句悲壮动人，曾被传诵一时。

然而，三十八年后，当日寇的铁蹄践踏了半个中国的土地，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还是这个汪精卫，从重庆逃到河内，发表了臭名昭著的汉奸宣言“艳电”，公然卖身投敌，认贼作父。

在中国近现代的历史上，象汪精卫这样前后反差如此巨大的人物，还是不多见的。

香雾缭绕，哀乐低回。

一幅披着黑纱的汪精卫半身像靠在棺木前方。照片上的汪精卫看上去眉清目秀，风流倜傥。这个中国头号的汉奸买国贼，却天生一幅英俊潇洒的外貌。

九年前，刺客虽然向汪精卫连开三枪都未能将他击毙，但那颗一直留在他的背脊里面的子弹这时终于要了他的命。

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在南京丁家桥中央党部大礼堂召开四届六中全会，当时任国民党副总裁兼行政院长和中央政治会议主席的汪精卫主持开幕式后，与全体中央委员在第一会议厅门前合影。蒋介石临时决定不参加合影。经过一番谦让之后，汪精卫就与张继、张学良、阎锡山等人站在第一排。谁也没有料到，一名暗藏左轮手枪的刺客就混在对面的一大群摄影记者之中。

刚刚摄影完毕，党政大员们正转身走上台阶准备入会议厅开预备会议，突然枪声响了。

中央党部顿时象被捅了马蜂窝。

声势显赫的党政大员们顾不得体面和尊严，一个个抱头乱窜。大腹便便的孔祥熙以惊人的敏捷钻进了一辆汽车的下面，事后费了大好劲才把他从车下拖出来。

枪声响处，前排的张静江和汪精卫都应声倒地。不过张静江只是因腿脚不便坐在藤椅上被狂奔的人群推倒；而汪精卫则是左额被子弹击中，接着后背又挨了一枪，再一枪又击伤了他的左臂。刺客正准备上前一枪结果汪精卫的性命，却被少帅张学良一拳打掉手枪，汪的卫士乘势开枪，刺客受伤，当场被捕，送进医院后因伤重而死。

当时，人们普遍怀疑刺客是受蒋介石指使的。

蒋汪之间明争暗斗，这是尽人皆知的事情。而蒋介石要搞掉他的政敌一向是不择手段的，这差不多也是公开的秘密。再加之这天蒋介石执意不肯下楼来参加合影，这就更使人觉得心里有鬼。汪精卫的夫人陈璧君当时就对蒋介石大吵大闹：“你不要汪先生干，汪先生就不干，为什么要派人下此毒手！”

蒋介石一时非常被动，简直有口难辨。

尽管后来汪精卫出逃后，蒋介石确实派戴笠的特务去刺杀过汪精卫，但这一次刺汪行动却的确不是由蒋介石指使的。

这一次，刺客本来主要是冲着蒋介石来的，其次才是汪精卫。

刺客名叫孙风鸣，原系十九路军的一名排长，参加过1932年上海的“一二八”抗战。后来十九路军将领蒋光鼐、蔡廷锴联合李济深等国民党内的反蒋力量在福建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孙风鸣又担任过机枪连连长。孙风鸣因不满蒋、汪对内镇压，对外妥协的方针，激于爱国义愤，抱着必死的决心，以晨光通讯社记者的身份混入中央党部行刺。

因蒋介石没有露面，孙风鸣就将枪口对准了汪精卫。

汪精卫遇刺后，在南京中央医院由德国医生取出了左额和手臂上的子弹，后背的子弹因嵌在肋骨间，伤及脊骨，未能取出。1944年元旦以后，汪精卫突感两腿麻痹，并发高烧，经日本政

府派出的神经科专家斋藤真教授诊断为多发性骨髓肿，决定赴日本接受手术。

手术进展顺利。汪精卫麻痹了两个多月的下肢在手术台上就恢复了知觉。不料手术后数天，病情突然恶化。加之 11 月 9 日美国飞机空袭名古屋，帝国大学医学院只好将汪精卫连人带床紧急送入地下避弹室。此时日本气候严寒，地下室内寒气彻骨，等空袭结束，汪精卫已经奄奄一息了。11 月 10 日下午 4 时 20 分，汪精卫毙命东瀛。

11 月 12 日，汪精卫的尸体由名古屋空运回南京。

1944 年 11 月 23 日，伪国民政府为汪精卫举行葬礼。

棺木安放在一辆炮车上，由八匹身披白纱的高头大马牵引，清晨 7 时从鸡鸣寺下的伪国民政府出发，穿过市区向梅花山缓缓行进。

在商议汪精卫应葬于何处时，有人建议葬在广州黄花岗旁的白云山，但伪宣传部长林柏生认为：“这样一个大人物，应当附葬中山陵以垂不朽！”汪伪群奸一致赞成，于是决定将汪葬于明孝陵前侧的梅花山。陈璧君又授意伪国府各部委摊款修建石墓。

汪精卫的棺木是一口稀世罕见的“沙枋”。哀典委员会为了置办这口“沙枋”，花掉了一笔高达 240 万伪联银券的巨款。购买棺木的美差落在了一位追随汪精卫多年的副官的身上。“沙枋”实际以 140 万成交，其余的钱统统装进了这位两眼哭得红肿的副官的腰包。这件事几乎人人心照不宣，只是瞒着陈璧君一人罢了。

一名侍卫官手捧放有汪精卫所佩勋章和军刀的白盘走在灵车前面。灵车两侧是手持白绋的舁柩人员，整个送葬队伍长达十余里。

伪国民政府代主席陈公博身穿黑色礼服，步履沉重地走在送

葬队伍的前面。身材魁梧一向健壮如牛的陈公博，此时竟显得有些佝偻了。

南京城一片死气沉沉。前一天，中美空军对南京的空袭从早上7时半一直持续到下午3时，城市断电断水。尽管汪伪政权和日本占领军对民众极力封锁有关战局真象的消息，但这些涂有青天白日徽或白色五星的“野马式”飞机连续几小时在南京上空投弹扫射，就足以说明一切了。

朔风呼啸。11月下旬的南京，已经寒气逼人。彤云密布，天色昏黑，一场大雪即将来临。

不过，陈公博感到寒气不是来自体外，而是来自内心，是从心里面一直冷出来的。

三天前，在伪国民政府大礼堂汪精卫的灵堂上，陈公博刚刚宣誓就任伪国民政府代主席、行政院长、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等最高职务。本来，追求高官厚禄，这一直就是陈公博人生的主要目标，但他此时却丝毫感觉不到半点欣喜和快意。当一艘大船眼看就要沉没时让你去当船长，还有什么欣喜和快意可言？

按照汪精卫生前的安排和日本占领军的意旨，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在11月12日召开的紧急会议上推选陈公博担任伪国民政府主席。但陈公博坚持只当“代主席”。汪伪群奸对此颇有非议：代理死人而行职权，旷古未闻。这样做既不符合国家体制，又不符合历史传统，势必贻笑中外。无奈陈公博固持已见，最后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只好让步。

“我不称主席而称代主席，是我对重庆方面表示的一种姿态。”陈公博私下对自己的亲信道出了真心，“汪先生上演的这台戏，已近尾声，所谓人亡政息，应该结束了。我来继位，是来办理收场的，不是来继续演出的。”

陈公博有种不祥的预感，不仅汪先生上演的这台戏已近尾